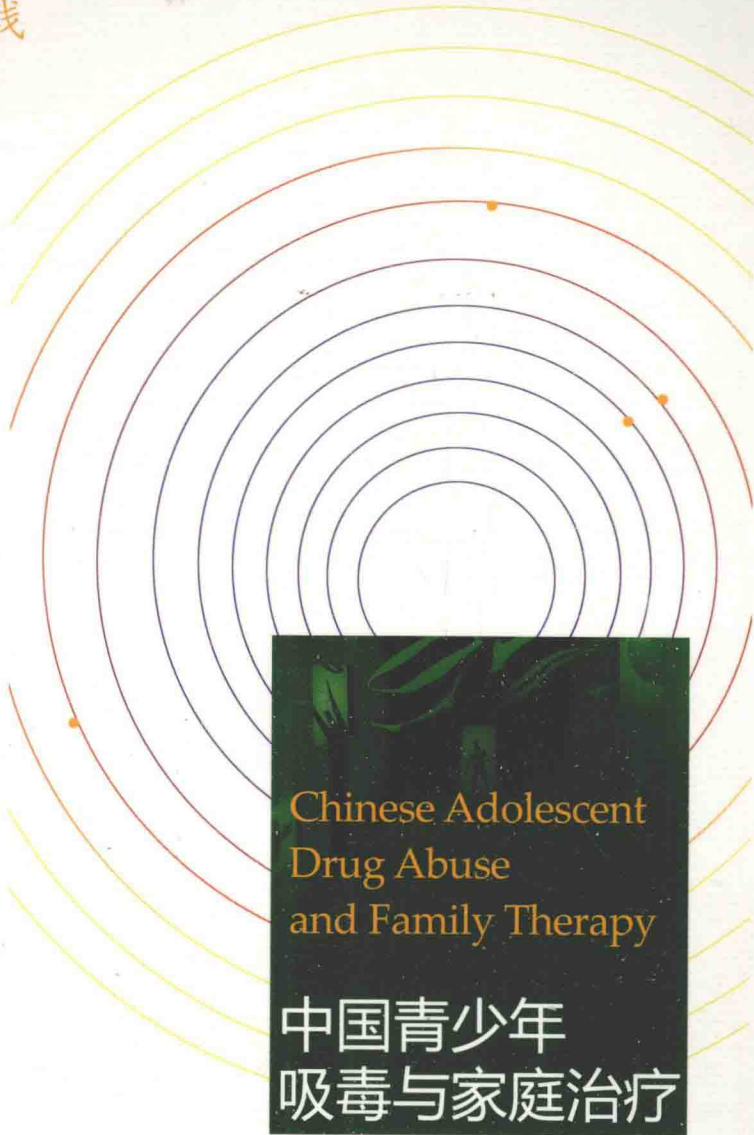


社工理论与实践

主编 古学斌 潘毅



Chinese Adolescent
Drug Abuse
and Family Therapy

中国青少年
吸毒与家庭治疗

沈文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才

中国青少年吸毒 与家庭治疗

沈文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青少年吸毒与家庭治疗 / 沈文伟著.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4. 5

(社工理论与实践)

ISBN 978 - 7 - 5097 - 5614 - 0

I. ①中… II. ①沈… III. ①青少年 - 吸毒 - 研究 - 中国
②青少年 - 戒毒 - 家庭教育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9.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7144 号

· 社工理论与实践 ·

中国青少年吸毒与家庭治疗

著 者 / 沈文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高 雁 盛爱珍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校对 / 张兰春

项目统筹 / 恽 薇 高 雁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1

版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 108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614 - 0

定 价 / 4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笔者于 2000 年开始接触吸毒的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之后，我对戒毒工作就“上瘾”了。这“瘾”和个中的人与事相关。

过去的 11 年，通过家庭治疗、教学、训练、实务和研究工作，我认识了许多吸毒青少年和他们的家人，也有幸接触了一群前线社会工作人员、心理辅导人员、司法及监狱工作人员。另外，我也有机会和各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学者就青少年吸毒、犯罪问题进行切磋。在此过程中，我学习良多，也深深体会到帮助青少年戒毒的艰难，虽然任重道远，但既然开始了，就放不下了。

当青少年朋友绘声绘色地形容毒品的威力和吸引力时，我一般会静静地聆听。久而久之，所见所闻委实让我感觉到毒品的可怕，从来不敢接近它。看到毒品对大好青年的糟蹋，我更深感痛心。经过这些年的接触，我发现青少年吸毒的原因很复杂，绝对不能一言以蔽之。青少年吸毒往往和他们成长过程的各种挣扎、

挑战有关系，他们在学业、工作、情感和家庭等方面都有些痛苦的经历和苦衷，但是又不懂得如何好好处理。彷徨之际，阴差阳错，毒品成了他们的一个错误选择，随之将错就错，甚至一错再错。一般而言，经过一番努力，大部分青少年都能改过自新，并从中吸取许多宝贵的经验，茁壮成长；也有少数人不能战胜毒品，最终沉沦了。青少年吸毒，除了严重伤害他们的身、心、灵外，对家人的伤害也是三言两语不能道尽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吸毒，父母往往自责，不知所措。许多父母会尽一切努力去帮助孩子戒毒，但是却往往不得其法；许多父母嘴硬心软，和孩子关系更加僵化，结果越帮越忙；更有许多父母不离不弃，期待自己的孩子有回头的一天。我在这些父母的身上看到了为人父母的艰辛。

这些年，我很庆幸有机会能和美国佛罗里达州多维度家庭治疗鼻祖 Howard Liddle 等人有密切的交流，和中国内地的矫治、司法人员结识，亦有机会和新加坡、中国香港负责戒毒服务的专员同行。我敬佩他们为吸毒青少年服务的动力和热情。与吸毒青少年有关的工作有许多挑战，因此他们一方面要给予吸毒青少年支持，另一方面又要提出纪律要求，软硬兼施，工作人员常常如履薄冰，费力不讨好。记得 2002 年春节之际，我和香港某青少年戒毒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吃年夜饭，一通紧急电话后，我和其中一名社工飞奔医院看望一名复吸出事的青少年。当我们抵达医院

时，那个少年因为吸毒过量已经去世了。到现在，少年的母亲在医院撕心裂肺地痛哭的揪心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本书的命名一方面反映青少年吸毒给家庭造成的巨大危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对家庭的信心和憧憬。在和许多吸毒青少年家庭的互动中，我见证了家庭成员为青少年戒毒的全力以赴，家庭的转变，能够成功帮助吸毒青少年脱离毒海。

本书是我过去几年工作经验的积累，是刊载在国际学术刊物上的文章的集合体。在此感谢各个刊物允许我翻译、整理成书。没有青少年和他们家人与我分享相关案例、没有前线社工和戒毒专家的指导，就没有本书。这本书包含了他们许多的挣扎、智慧。谨此致以谢意。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青少年吸毒始末	001
一 中国青少年吸毒状况	002
二 中国青少年吸毒的原因	007
三 中国青少年戒毒服务	019
四 小结	023
第二章 青少年吸毒的家庭因素与情况	025
一 家庭关系与青少年成长	025
二 家庭关系与青少年吸毒	030
三 小结	036
第三章 吸毒青少年的家庭关系	037
一 家庭的整体功能（C-SFI 家庭功能量表结果）	039
二 家庭网格访谈	042

三 小结	054
第四章 中国吸毒青少年的精神面貌和成长特质	056
一 结构家庭治疗理论背景	057
二 从家庭治疗认识吸毒青少年的特质	060
三 青少年眼中的家	073
四 小结	078
第五章 家庭治疗与青少年戒毒	081
一 家庭治疗与青少年戒毒相结合	081
二 在中国地区应用家庭治疗的经验	087
三 小结	095
第六章 一个戒毒家庭的蜕变	096
一 结构家庭治疗的独特性	096
二 案例介绍	098
三 家庭情况	099
四 评估	103
五 个案分析	104
六 治疗过程与结果评估	107
七 对复杂因素的考量	125
八 对家庭治疗的反思	125
九 小结	128
参考文献	130

第一章 中国青少年吸毒始末

贩毒和吸毒、未成年人犯罪及环境污染在现代社会已经被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胡剑、景海俊，2010；王启江、李锡海，2010）。全世界已经有 10% 的人口卷入了毒品的生产，且正在以每年 3% ~ 4% 的速度增长。目前至少有 1.4 亿人服用大麻，1300 万人服用可卡因，860 万人服用海洛因。全世界每年因吸食毒品而死亡的人数高达 10 万人，因此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每年约有 1000 万人（杨莲、杨贵，2010）。目前，青少年吸毒已经成为一个触目惊心的全球性问题，大量的数据显示，青少年已经是吸毒的主体，也是贩毒集团的主要引诱对象（李云昭，2003；刘少蕾，1995）。

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国际贩毒集团与国内贩毒势力相互勾结，将边境、沿海一带作为其过境贩毒的主要渠道，大肆从事毒品贩运活动，并逐渐向内陆腹地推进，青少年吸毒现在正逐步蔓延渗入到内陆，特别是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内蒙古等不发

达地区（刘成根等，2000；刘少蕾，1995；马红平，2010）。1988年，中国首次公布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为5万人，1991年为14.8万人，1997年为54万人，2000年为86万人，2004年则达到114.04万人（魏平雄、赵宝成、王顺安，2008）。截至2009年底，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最新数据是全国现有登记在册吸毒人员1335920人，比2008年底增加209158人，其中男性占84.6%，女性占15.4%。从年龄情况看，35岁以下人员占58.1%，与往年相比继续呈下降趋势。按照一个显性吸毒者背后有4~7个隐性吸毒者来算，中国吸毒人口在600万以上。这个数字是相当恐怖的，也可以得出禁毒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的结论（胡剑、景海俊，20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吸毒已经成为中国患艾滋病和青少年犯罪的一大诱因（廖龙辉，2001）。

一 中国青少年吸毒状况

目前，虽然传统毒品在中国蔓延的趋势得到遏制，但新型毒品快速增长泛滥的趋势日益明显（林少真、仇立平，2009；夏国美，2007），“传统毒品难戒”和“新型毒品难防”成为摆在中国禁毒工作面前的两道难题（牛何兰、郭维丽，2010）。

其实，新型毒品并不新。早在1919年，日本的药理学家就合成了后来被称为“冰毒”的甲基苯丙胺，并在“二战”期间

作为抗疲劳剂应用于军队中。“二战”后，这种药品被当作一种兴奋剂，出现在东南亚和欧美等一些国家的夜总会、酒吧、迪厅和舞厅中，使冰毒在世界上被滥用与得以流行（夏国美，2007）。新型毒品主要通过化学合成，因为其滥用多发生在娱乐场所，所以又被称为“俱乐部毒品”、“休闲毒品”或“假日毒品”。根据新型毒品的毒理学性质，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四类（刘玉梅，2009）。

（1）冰毒，即甲基苯丙胺，外观为纯白结晶体，吸食后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极强的刺激作用，能大量消耗人的体力和降低免疫功能，严重损害心脏、大脑组织，甚至导致死亡，吸食成瘾者还会出现精神障碍，表现出妄想和好斗等问题；

（2）摇头丸，属于具有明显致幻作用的苯丙胺类中枢兴奋剂。由于吸毒者服用后可出现长时间难以控制随音乐剧烈摆动头部的现象，故称为“摇头丸”。其外观多呈片剂，形状多种多样，五颜六色，用药者常表现为认知混乱、行为失控，其常常引发集体淫乱、自伤与伤人，并可诱发精神分裂症及急性心脑血管疾病；

（3）K粉，学名氯胺酮，属于静脉全麻药，临床上用作手术麻醉剂或麻醉诱导剂，具有一定精神依赖性潜力。K

粉外观上是白色结晶性粉末，无臭，易溶于水。滥用氯胺酮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遗症，轻则神志不清，重则可以使中枢神经麻痹，继而丧命。此外，它还使人产生性冲动，导致许多少女失身，所以又称之为“迷奸粉”或“强奸粉”；

(4) 三唑仑，又名艾司唑仑、海乐神，是一种新型的苯二氮卓类药物，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和松肌作用，长期服用极易导致药物依赖。因这种药品的催眠、麻醉效果比普通安定强45~100倍，口服后可以迅速使人昏迷晕倒，故俗称迷药、蒙汗药、迷魂药。三唑仑无色无味，可以与酒精类共同服用，也可溶于水及各种饮料中。

毒品的吸食方式，除烫吸、注射外，烟吸、口服也较为普遍。在青少年吸食新型毒品的群体中，其所谓的“嗑药”就是吃摇头丸，“打K”就是吸食K粉，“溜冰”则是吸食冰毒。

新型毒品的成瘾性不像海洛因等传统毒品那么强，并且可以使服用的人产生精神清爽、愉快、自信心等感觉，同时又有消除疲劳、提高工作效率和思维能力、增加对音乐内涵理解等效果。刘晓梅（2009）分析了新型毒品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五方面主要区别。

(1) 新型毒品系人工合成的化学类毒品，制造成本低、周期短、风险小。海洛因系原植物加工合成类毒品，制造成

本高、周期长、风险大；

(2) 吸食冰毒、摇头丸、K粉、麻黄素片等新型毒品后，吸食者兴奋、狂躁、易性乱、抑郁、易怒，且连续三四天不吃不睡，出现幻觉、错觉、猜疑、恐慌等精神病症状，且极易在吸毒后的幻觉中对社会 and 他人实施攻击行为。而吸食海洛因后，吸食者则绵软无力、昏睡，在毒瘾发作时，有可能为筹毒资而攻击亲人或他人；

(3) 新型毒品吸食方式多以饮料瓶做成水烟筒吸食，也有的为追求综合效果，将海洛因和冰毒等新型毒品掺在一起吸食或注射；

(4) 吸食者对传统毒品会产生强烈的生理依赖，而长期服用新型毒品会产生很强的精神依赖；

(5) 新型毒品具有群体性吸食的特点，吸毒者少则三五人，多则几十人在一起聚众吸毒，并且超强、超重的重金属音乐刺激能有助于药效的发挥，所以一些练歌房专门设有供吸毒者使用的房间，叫“嗨房”。在一些娱乐场所，还有专门陪“嗨”的服务小姐，这种人也有一个专有名称——“嗨妹”。她们向客人推销摇头丸和K粉，以招揽顾客，赚取钱财。

近年来，冰毒、K粉、摇头丸等新型毒品品种繁多，并以青

少年居多。吸食行为多发于迪厅、歌厅包厢、酒吧、宾馆客房、洗浴中心等公共娱乐场所，具有群体性特点（马红平，2010）。“摇头万岁，嗨药无罪”是“嗨哥”、“嗨妹”的流行语（刘玉梅，2009）。杜宝龙（1999）在有毒品罪错问题的青少年身上归纳出“三低三多三少”的特征：“三低”是指有毒品罪错问题的青少年年龄低，文化程度低、就业层次低；“三多”指男性多，城镇居民多，无业者多；“三少”则是指女性少，农村居民少，有正当职业者少。在新型毒品吸毒者的特点方面，阮惠凤、徐南（2008）认为主要表现为：①女性新型毒品滥用者所占比例总体上呈逐年增长趋势；②滥用新型毒品的“25岁现象”突出；③新型毒品滥用者多为住在城镇的非农业人口；④新型毒品已渗入白领精英阶层并逐步蔓延开来；⑤新型毒品滥用群体分为三类：“嗨妹”群体，公司职员、个体、运输工人、商人、教师类群体，以及无业者群体。

林丹华等（2010）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工读学校的学生使用毒品的行为已经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他们发现：①40.9%的工读生曾尝试使用过至少一种毒品；②工读生使用毒品的人数远远超过普通中学的学生（40.9%对0.03%~1.7%）；③开始吸毒的年龄普遍较低，工读生普遍在12~14岁就开始吸毒；④在生活中接触到毒品的可能性很大，38%的工读生报告过去一年中有人向他们提供或销售过毒品；⑤女生是工读生中的高危群

体，与男生相比，更多的女生使用 K 粉（71% 对 32%）、冰毒（58% 对 20%）和可卡因（23% 对 4%）。

青少年吸毒的成瘾行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环境、人格和家庭等因素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刘玉梅，2009；马红平，2010；夏国美等，2009）。下面我们进一步论述中国青少年吸毒的心理、环境原因。

二 中国青少年吸毒的原因

（一）初次吸毒者的心理、环境因素

1. 同伴吸毒行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警世慎交箴言对青少年吸毒者来说，意义深远。交上一个好的朋友，可以使自己一生的工作和生活都受用不尽；交上一个坏朋友，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前途，使自己的一生暗淡无光。同伴吸毒行为对青少年使用毒品的行为产生影响，甚至超越了个人自我控制能力（林丹华、范兴华、方晓义、谭卓志、何立群、Xiaoming Li，2010；刘晓梅，2009；马红平，2007）。青少年结成一伙互相感染吸上毒品，有时还会和黑社会牵连上，这种团伙性更加助长了青少年吸毒的势头（刘少蕾，1995；肖亚麟，2007）。随着青少年思维独立性的迅速发

展，其依附心理发生了变化。他们一方面渴望脱离以往家庭和师长的约束，另一方面由于依附心理依然存在，又致使他们必然依附新的对象来代替原来的依附对象，从而由对家庭及师长的依附逐渐转向了对社会同辈群体的依附。同时，青少年尚处于身心发展不够成熟的阶段，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不稳定，又有较强的模仿性，争强好胜，好表现自己。在群体（尤其是交往密切的群体）环境的作用下，受熏染、从众、风险分担和转移等群体因素的刺激，青少年自主性弱化，自控能力降低，平时一个人不会或不愿去从事的行为，在交往群体的无形压力下往往会表现出来。正是在与吸毒群体的交往过程中，很多青少年完成了对毒品及吸毒行为由抑制排斥到逐渐认可并最终接受的态度转变（胡剑、景海俊，2010）。

在中国近年的研究中，学者也肯定了同伴吸毒对中国青少年吸毒的影响。刘志民等（2000）在北京、哈尔滨、重庆和武汉等城市对 657 名吸毒者的调查发现，受朋友、同学、同伴影响而首次吸毒的人占 49.8%。廖龙辉（2001）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毒品由朋友、同学、熟人提供的首次吸毒经历各占 28%、19%、14%，合在一起等于 61%。另外，庄孔韶（2003）在云南小凉山地区发现，一些少数民族青少年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和互惠关系就包括毒品的共享和交换。在一项对 324 名吸毒者的问卷调查研究中，朱琳等（2005）发现青少年第一次吸毒经历主要与

朋友关系有关，包括朋友聚会吸毒、朋友介绍毒品使用方法、朋友小群体一起寻求吸毒的刺激。王君等（2006）在乌鲁木齐市的调查发现，509名吸毒者中有443人的周边朋友也是吸毒者。阮惠风、李光（2008）发现新型毒品滥用群体朋辈的日常行为从总体上而言，失常是较为明显的，并依群体类型不同与日常行为指标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三类滥用新型毒品的群体中，无业者朋辈群体失常行为最为明显，在偷盗、抽烟、同其他年轻人打斗、谈论自杀、尝试自杀几个指标上赋值最高；“嗨妹”朋辈群体大部分指标值高于公司职员朋辈群体，在与人发生非婚性关系上，甚至高于无业者群体朋辈，排第一位；公司职员朋辈群体整体指标平均值最低，接近正常水平，9个指标中，有近7个赋值最低，但在喝酒指标上赋值最高，在吸烟指标上排第2位。

景军（2009）研究中国青少年首次吸毒的具体情境包括“被单位开除，心情苦闷”、“朋友们为干爹守灵，出于解乏的目的，一起吸食毒品”、“做小姐时，姐妹带着一起吸毒”、“失恋苦闷，朋友拉着吸毒”、“为缓解胃痛，朋友让吸毒止痛”、“开火锅店，有钱找新玩意儿，朋友一起吸”、“赌博赢了钱请客，小兄弟们买毒品”、“朋友一起在夜总会玩时首次吸毒”、“替黑社会讨债，拿到赏钱，朋友一起吸”、“初恋男友带着吸毒”、“当了包工头，身价百万，朋友介绍尝新鲜”、“在深圳被男人包养无事可做，在迪厅与朋友尝试粉”。从以上原因归纳看，首次